

## 第五回 哭窮途遁跡灌園 得樂地權時作僕

長松徑折小溪頭，班鹿胎中自布裘。  
藥圃茶園為產業，野麋林鶴是交遊。  
雲生澗戶衣裳潤，嵐隱山廚火燭幽。  
最愛一泉新引得，清冷屈曲遞增流。

話說梅公子，孤孤淒淒，弄得無處藏身；思量起前日程松請見，托疾拒他，畢竟為此起的禍端。雖虧徐魁挺身代去，但庵內如今棲依不得，倘被人闖破，遺累非淺。園覺勸他披剃出家，隨我們出去唸經拜懺，又無人認得，倒可安身度日。梅公子心中想道：「舍人空門，乃男子的盡頭路，四大皆空，五蘊非有。我這一腔憤懣，教我一時怎能解脫？若多像我之志灰意冷，則從來英雄困迫，豈終身湮沒而不彰，奸豪逞肆，豈奕世長享而不敗耶。天道福善禍淫，自然不爽，必無一往而不返之理。還是尋個所在，變姓易名，另圖個出身日子。」左思右想，忽念著趙汝愚，一向虧他周濟，莫若通個消息與他得知，或有救我之策。於是連夜修書，央求園覺送去。

園覺正懷著鬼胎，巴不得梅公子別尋頭路，連忙動身到趙家來。門上進去報道：「嘉興萬壽庵師父求見。」趙汝愚知是梅公子那邊來的，忙出相見，揖過遜位坐定。趙汝愚道：「敝年姪連遭顛沛，多蒙師父照拂，老夫深感五內，敝年姪近日起居好麼？」園覺道：「有要言奉告，容到密室書齋，方好具陳。」趙汝愚引園覺到書房內，吩咐家人備素飯伺候，有事呼喚方許進來。遂掩上了門，二人坐定。園覺將程松請見，梅公子托疾拒他，以至行文書提解，虧徐魁捐軀代去的話，細細述了一遍。然後將梅公子來書送上。趙汝愚聽了，嚇得面如土色。大驚道：「不意又遭此奇禍，難得徐魁這樣義僕，忠義出在一門，真千古僅見。」於是拆開來書，看罷，道：「我這裡是住不得，走漏風聲，連老夫也不便，如之奈何？」躊躇了半晌道：「為今之計，只好改名換姓，潛隱他鄉，再作區處。老夫有一個敝連襟，住在揚州鈔關門外，姓馮，表字樂天，曾做過刑部尚書。因見朝廷多事，見機隱去。造一個好園亭，朝夕談道捧經，真個靜以自娛。待我寫一封薦書去。」趙汝愚說到此處，住了口，又作躊躇。園覺道：「老爺為何不說了？」趙汝愚道：「想來我認他甚麼人好，認了門生故舊，彼處賓朋往來，不免窺破。莫若將梅公子認為我家義男，他自然收用，權充灑掃之役，暫避目下之厄。望得朝廷清正，撥雲見日，那時便可脫穎囊中，自有個顯志立功日子，如此方為萬全。但是他少年心性，只恐耐不得。」園覺道：「老爺計策固是妙極，但梅公子為人，素性高傲，即今之禍事，也從傲上來的。一個按臺老爺，尚以為奸黨不厲就見，如何肯俯充奴僕下役。」趙汝愚道：「這個全賴師父，將吾言去開導他。大凡士人立身處世，有個常變，有個經權，孰不知一言一動品行攸關。敝年姪之不肖老程松，看一時操守為重，而吉凶禍福，有所不討。那知就去見他原不妨的。陽貨權奸也，孔子未嘗不往見。今敝年姪遭此陷害，只辱其身，未嘗虧其行，不過一時之浮雲蔽日耳。日後之幹功立業，正在於此。古來徐孺子磨鏡南州，伍子胥乞蕭吳市，後來復仇報怨，耐得一時權變，方不失千古經常。居常守經，遇變行權，千古聖賢所不免也。今日敝年姪處變自當行權，若以前日不肖見程松之傲氣移於今日，惜小恥而誤大事，此拘儒之見，豈大丈夫所為哉。」

園覺聽了這一番議論，大喜道：「原來三教中，推儒教為首尊，實實有驚天動地的經濟，不像釋教一味幻空，所以忠孝節義的大道理，全賴正人君子主持於天地之間。前日梅公子不肯去見程老爺，貧僧怪他年幼不諳時勢，深為歎惜，今因此招禍，愈覺不平。誰知若無梅公子耿介之操，而綱常名教幾希絕矣。聞老爺之言，頓開茅塞。梅公子得老爺的書，貧僧再將老爺之言細述與梅公子聽著，必然守經行權，隱跡埋名，做出經天緯地的事業出來。」正說話間，趙汝愚叫家人排著素飯道：「老夫要去寫書，不得奉陪，師父自用罷。」趙汝愚寫完了書封好，又送梅公子盤費數金，遞與園覺道：「致意敝年姪，這是英雄困厄，自古皆然，此去當小心隱忍，自有否極泰來的日子。我這裡不便差人送去，敝年姪自持此書去投，他決收用。朝夕或可偷閒私自讀書，且挨去再圖機會。」

於是園覺別了趙汝愚，不一日到了庵中，將趙汝愚薦書做僕的話，細細述了一遍。梅公子不覺撲漱漱掉下淚來道：「父親也是當朝名宦，我如今做起減獲的勾當，豈不可恥，倒不如尋個自盡，還可見先人於地下。」復轉念道：「這是父親忠烈蓋世，遺名千載，以至有此。今日又不是我不肖，匪為作歹，玷辱祖宗。男兒既具大志，辱身賤行，當何所而不為，豈可作此匹夫匹婦，自經溝瀆之量。也罷，不要負了趙年伯一段美情。」遂立起身來，對大士像拜禱道：「弟子梅馥被難，多蒙園覺師父收留，得以朝暮頂禮，不意又遭奇禍。保佑此去，並無阻隔災異。倘得日後如願，那時裝塑金身，煥新廟宇，也不枉在此讀書一番苦志。」拜禱畢，又對園覺拜謝道：「蒙師父收留，思同再造，指望棲身得所，圖望功名，或報答於萬一。不期我生不辰，逢此多難，反連累庵內擔驚受怕。此恩此德，未知何日圖報。」說到此處，痛苦之極，噎噎咽咽，話也說不出了。園覺含淚道：「相公才高志廣，品行卓越，豈是久居人下的。想前生夙孽未完，該當受此多方磨折，吉人自有天相。但恨荒庵是十方所在，往來嘈雜，不便藏蹤避跡，令相公遠投異鄉，旅食他家，使貧僧衷腸割裂。」二人悲傷了一回，看看日落西山，至黃昏時分，園覺攜了行囊，送梅公子上了夜船，各依依不捨，灑淚而別。園覺自回庵中。梅公子趁了夜船至揚州，投馮府來不題。

且說馮樂天，名又玄，官拜刑部尚書；夫人李氏，與趙汝愚夫人係嫡親姊妹。年俱望六，並無子嗣。只生一個小姐名淑，字閨英，年方二八。不但容貌豔麗非常，更兼才識卓絕。曾有一詩，贊那馮小姐的好處道：

不愛花容不愛妝，天生慧質闔流芳。  
心知富貴神靈鏡，眼識奸雄日月光。  
才思只堪雪作侶，性情應倩玉為妝。  
風流不比尋常豔，未許輕狂漫斷腸。

話說同一個女子，而獨稱為絕代佳人，千載以後或見之簡冊，或傳之話言，尚且心怡神往，而況宗彙之者乎。佳人乃天地山川秀氣所鍾，有十分姿色，十分聰明，更有十分風流。十分姿色者，謂之美人，十分聰明者，謂之才女，十分風流者，謂之情種。人都說三者之中，有一不具，便不謂之佳人。在下看來，總三者兼備，又必有如馮小姐的知窮通、辨貞奸的一副靈心慧眼，方叫是真正佳人。

看官，何以見得？閨英小姐於三者之外，更有出人頭地處。說起來他平日問評史論之得失，鑒古蹟之興亡，學古蹟之興亡，學古蹟之興亡。

他的手眼哩。當時馮樂天做刑部時，閩英隨父在京。那時韓侂胄爵位甚小，不過主事之職。

一日，忽來拜望馮樂天，一個主事見了大堂，好不深恭卑禮。閩英偶出來閒步，聽得堂上有客，在屏縫裡看了一回。韓侂胄去了，馮樂天進來。閩英接著問道：「適纔爹爹與他閒話的卻是何人？現居何職？」樂天道：「姓韓，名侂胄，現做禮部主事。」閩英道：「孩兒觀此人龍腰虎背，必定官高爵顯，只是兩腮腦見，雙珠赤露，心懷叵險，後來必為權奸邪佞，將不利於社稷而有害於國士。爹爹須要存心待他，若疏忽怠慢恐成仇隙，若與親近綢繆，有虧品行。」馮樂天略點點頭，不在心上。

不一年間，韓侂胄專一逢迎諂諛，聖上得意，竟升他登了相位，一時權柄悉歸韓侂胄，朝政日非，小人昌熾。馮樂天暗暗贊服閩英的見識不爽。

一日，馮樂天退朝，悶悶不悅，坐在書房中。閩英走來問道：「爹爹今日面帶憂容，卻為何事？」樂天道：「就是為韓侂胄那廝，侮弄朝綱，將朱先生一班道學君子，俱黜革遷徙，我恨不能處置他。」閩英道：「人臣食祿皇家，固宜靖恭爾位，豈可因人成事，伴食朝堂。但相時度勢，見時勢之不可為而不為，則是明哲保身之道也。據孩兒看起來，爹爹莫若上一辭本，隱歸林下，以待天年，豈不是好。」樂天看見閩英每每料事多中，便依了他。遂上一年邁不堪的病本，幸就准了，挈了家眷，回至家中，修整園亭，心托煙霞。或談禪講道，或飲酒賦詩，甚是逍遙快樂。一應府縣事情，概不預聞。圖書名帖，隻字不肯輕入公堂之上，所以一時稱贊馮公的說道：

投絨歸山倚翠屏，優閒甘老少微星。

園林遺美留三徑，閩淑傳芳教一經。

幽樹玉樓消歲月，名花金谷傲王庭。

莫嫌謝傳貪岑寂，別院笙歌未忍聽。

一日，馮樂天正與夫人、閩英小姐同在房中閒話，忽見家人進來稟道：「武林趙老爺差人送書在外。」樂天步出前廳，梅公子只得下個大禮，站起來將書雙手遞上。樂天道：「我正在此想念你們老爺，要差人來問候，老爺一向起居好麼？在家作何消遣？」梅公子從容答道：「老爺喜得加餐自愛，托賴納福，自投簪守璞，樂志丘園。小的愚昧不能窺識，但見讀書豪飲，觸景成吟。水流心不競，雲在意俱遲。詩酒之外，俱作身外浮雲耳。」樂天點頭微笑道：「我與你們老爺，雖睽隔兩地，喜得志同道合，處今之世，陶情詩酒，倒是明哲保身的妙策。」一頭說，一頭拆開書來看道：

別時甫草青也，今則又鬢發矣。遙思金谷佳境，幽鳥名花，宛若仙人淨廬。清水朗月之下，時時縈我夢懷。乃知高隱山林，雖萬戶侯不與易也。緬懷芳躅，恨不能擁彗廡下，得以丐其餘輝耳。茲啟者，有一小童，係故僕之子，雖身出微賤，而氣質非俗。願奉灑掃，供應馳驅，鋤雨犁雲，剪松移竹，丘園經濟，固所優為也。幸收置左右，另目揮使，即與弟有榮施焉。惠而好我，予日望之。

看罷，仔細把梅公子上下一看，看見人物俊雅，對答不俗。大喜道：「我園亭書房中，正缺一個灑花芟草、添香換水的小童。向有個老蒼頭，龍鍾可厭，承你們老爺厚愛最妙的了。」正說時，夫人道是趙家來人，姊妹至親，也出來探問信消。樂天將書內話，述與夫人聽了。夫人看著梅公子，歡喜道：「倒生得文雅，若要尋這樣的在左右服侍，甚為難得。老爺得此俊僕，可喜可賀。」梅公子道：「老爺致意，小的粗蠢，不諳規矩，倘有冒犯處，乞老爺、夫人量情恕宥。」樂天道：「趙老爺那邊薦來的，我自然另眼看顧，只是你自要小心謹慎。」夫人問道：「你今年幾歲了？」梅公子道：「今年十六歲。」又問他姓甚名誰。梅公子將梅字去了每字，改了姓木，名馥。樂天道：「姓不須改，只改了名字，取名榮，遂叫了木榮罷。」引到花園中，與他一間房安頓。真個好花園也，但見：

石勢玲瓏，花坡紆折。青波沼畔，跨著曲橋。苑轉綠蔭叢中，峙見畫閣參差。春有百花廳，杏疏雨，柳搖風，無非紅紫芳菲，百舌巧，鶯語嬌，好似笙簧迭奏。夏有晚晴居，八窗洞達，閒看蕉綠侵書，一枕清涼，喜得花香撲硯。秋有賽蟾宮，丹桂軒，幽亭廣榭，曲徑高臺，金風拂兮蕭瑟，天香浮兮馥鬱。冬有漱雪齋、暖香閣，梅花甫綻，新月初升，低枝覆石，孤幹繞溪崖；漠漠幽香，逐輕風而入幕，維維倩影，攜素月以窺窗。四時佳景，難以備述。

梅公子在園內，細細賞玩了一回。走到馮公書房內，擺著許多骨董玩器，名人詩畫，卻不在心上。見了滿架書史，暗自歡喜不盡。於是修（原書版缺約六十字左右）。